

华人女作家海外散文选

虹 影主编

珠海

7

1267
450
3

华人女作家海外散文选

虹 影 主 编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人女作家海外散文选

ISBN 7-80607-099-0 ¥12.50

I. 华…

II. 虹…

III. 小说-海外-华人

IV. I247

华人女作家海外散文选

终 审:成 平

选 编:虹 影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珠海特区消费报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625 字数:170千字

版 次: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ISBN7-80607-099-0/I·56

定 价:12.50元

内 容 提 要

该书系《华人女作家海外小说选》的姊妹篇。

女作家运用灵活自由的散文形式反映旅居海外的丰富生活，足迹所到，目光所及都成为笔下诱人的风采：身处他乡，无土漂泊，个中甘苦，谁人能知？

读作品，那种求学的艰辛，生存的严酷，心灵的寂寞，思乡的恋情等感觉，裹挟着真实和真诚的情愫扑面而来，使你为之动心而久久难以释卷。

面对西方，众说纷纭。女作家以自己真切的感觉和准确的描述，告诉你一个真的西方乃至整个世界。

目 录

蓝调之缘	刘索拉 (1)
文化不可“交流”	刘索拉 (14)
美国没有猫	坚 妮 (19)
圣诞礼物	坚 妮 (35)
没有回声的歌	唐 捷 (41)
也谈死亡	唐 捷 (55)
我的美国同学与老师	严歌苓 (61)
学校中的故事	严歌苓 (67)
方月饼	严歌苓 (83)
一个中国女子	
和美国外交官的婚姻	严歌苓 (87)
大陆妹	严歌苓 (99)
小珊阿姨	严歌苓 (106)
情泊巴黎	罗茵其 (111)
婚情渡海, 谁主沉浮	罗茵其 (118)
走断了天涯路	罗茵其 (123)
且说北京靓男	查建英 (130)
话说北京靓女	查建英 (134)

嘴皮子还能耍多久?	查建英(138)
新俄国人.....	查建英(142)
正襟危坐说《废都》.....	查建英(148)
劳瑞·西格尔,大红灯笼, 异国情调及其它.....	查建英(154)
路边的打鱼人.....	谢 烨(162)
随处默哀.....	张辛欣(166)
焚 稿.....	张辛欣(170)
聋 子.....	友 友(175)
过错了日子.....	友 友(178)
雨.....	友 友(181)
痴人说梦.....	友 友(184)
自 悔.....	金丝燕(192)
看 房.....	金丝燕(194)
梦 趣.....	金丝燕(198)
维也纳的一场秋雨.....	马 力(201)
大西洋白夜的情歌.....	嵇 伟(208)
英伦观戏记.....	恺 蒂(218)

外乡的山水·····	恺 蒂(226)
海中夜读·····	张 真(233)
孔雀东南飞·····	张 真(235)
时间的琥珀·····	虹 影(237)
摘一株风信子·····	虹 影(244)
131 号与我 ·····	虹 影(249)
域外小品四则·····	虹 影(255)
艳 遇·····	虹 影(266)
三寸金莲·····	张 戎(269)
“人人都说好满洲”·····	张 戎(288)
写作之余(编后记)·····	虹 影(302)

蓝调之缘

刘索拉

[美国] 刘索拉 职业作曲家、小说家、摇滚歌手、人声表演艺术家。生于中国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出国，现居纽约。

主要小说集有：《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混屯加哩咯愣》。作品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出版。

1987年3月。芝加哥。（访美游记《摇摇晃滚的道路》摘抄）

.....

朱尼·威尔斯（Junior Wells）……走上台，用口琴胡吹了几个音，有的音全是吸气的声音。乐队进来，口琴开始了抽泣。然后无声，然后又是抽泣。突然，朱尼·威尔斯把嗓子高高地吊在空中又悲伤地滑下来，幽长地让旋律哭泣、呻吟、哭泣、呻吟……声音抛上去落下来抛上去落下来。他坐下，冲着黑暗，黑色的面孔抽动着，他的所有神经和血肉都化成最哀伤的曲调从他骨髓里冒出来。他不再是

朱尼·威尔斯，而是一只黑得发蓝的音调在扭动，那种伤心没法说，哭不是，不哭也不是。上帝听了也得抽筋儿，旋律像绳索上下摆动勒住所有人的喉咙和灵魂。这就是蓝调，这就是黑人的灵魂。我张大嘴，捏住自己的脖子……

1989 年。曼菲斯。(《曼菲斯日记》摘抄)

5 月 17 日

曼菲斯。我又来了。

在飞机场，丹·格瑞尔和他的哥们儿来接我。1987 年时我见过他们，于是拥抱、接吻、拍肩打背了一大阵儿。他们说美国南方话，本来我的英文就不好，这下更不懂了，我是英文字典随身带，但他们说得快，根本来不及打开字典。

一上面包车，他们开始说下流笑话。我是一句不懂。请他们翻译，一翻成普通英文，就不逗了，只剩下了下流，那种下流我也不太懂，只好放弃彻底弄懂，跟着傻笑。

旅馆是在郊外黑人区，名字叫“四驾马车”(The coach and four)。名字听着古老，但旅馆里面全是现代设备，健身房、游泳池、舞厅、什么全有。老板是个白人，房客大部分是黑人，也有牛仔打扮的白人。两个画浓妆的黑女人迎面走过，丹说她们是妓女。丹说在曼菲斯各色人种住在不同地区，各不相混。

5 月 18 日

一早就醒了，时差。旅馆里有自助餐厅，纯粹的乡村饭，炸鸡腿炸鱼，和我最爱吃的玉米饼。这饭特别美国，吃了长胖子，可又特别好吃。我好好吃了一个早饭，心满意足地去用旅馆走廊的电话打长途（这是惟一可以打长途的电话）。一个

黑壮汉要帮我叫通电话（在美国公共电话上打长途是最麻烦的事），但电话怎么也叫不通。去问旅馆老板，他说电话根本不能用。我准备回房间去，那壮汉叫住我问我住在哪个房间和我的名字。我全说了，他说他叫何伯特，还把他的房间号告诉了我。我刚要走，他就说要跟我去我的房间。他说：“我是蓝调音乐家，如果你想知道蓝调，你应该问我。”这我才醒过来，说：“等我想问你时我会去找你。再见。”说完赶紧逃。刚逃到电梯上，一个年轻黑人站在我身旁，说：“你好。”我也回礼。他马上紧接着问：“我可以上你的房间吗？”礼貌起见，我说：“你要有事，可以在吃饭时在饭厅见。”他说：“算了。”然后走出电梯。

这儿的人都怎么了？

5月19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没人为我庆祝，我自己给自己过。先去旅馆餐厅吃一顿乡下饭，然后去游泳。有人说在曼菲斯最好一个人别上街，我出去试了试，果然一出去就有人在街上过来搭话儿约会，但回到旅馆也好不了多少！

游泳池是在一个玻璃房里，太阳一照，里面像蒸笼，但跳进水里又特别凉。进水打哆嗦，出水流大汗。我正在那儿出出进进，昨天在电梯上碰到的那个黑人小伙子又来了，问我晚上是否有空？我说没空儿。他就问我是否需要他陪我游泳？我说不需要。他又问我最喜欢干什么？我说工作。他就又走了。

晚上，厄耳在一个饭馆里演唱，我买了一大块生日蛋糕去听他唱歌。他唱得浪漫，唱得人浮想联翩。一浮想，就易走神儿，一走神儿，干脆连眼睛都闭上了。我一闭上眼睛，厄耳就在台上看见了，他一看见，就对着麦克风说：“我希望我的音乐不使你睡觉。”这话说得我多不好意思！赶紧睁眼，一看，

整个饭馆里坐着不到 15 个人在边吃边听，谁要是闭眼可不是看得一清二楚？我还是人家特约来的，口口声声来学人家的音乐，却一听音乐就要睡觉！厄耳给一个黑人姑娘唱“生日快乐”，那姑娘过去亲了他，全场欢呼，那不大的饭馆和不多的观众却也显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但轮到给我过生日了，他为我唱了“生日快乐”，我却坐在椅子上不敢动，更没上前去亲吻他，坐在那儿等人欢呼，当然没人欢呼。我站起来给大家分蛋糕，几乎没人要吃。我又抱着大部分的蛋糕回到旅馆。

心里很有蓝调感觉——孤独。

5 月 20 日

今天晚上去了一个大音乐会。音乐会是在一个大体育馆里，观众都穿戴打扮得像赴节日晚会。非洲人和亚洲人在这点很有共同之处——爱穿着讲究。年轻的黑人更是爱开大车，显派。这场音乐会里观众大都是黑人，很少有白人。除我之外，我只看到一个中国女人，她藏在她的安静的黑人丈夫背后露出半个脑袋，看着喧腾的人群，好像已经被吓着了。孔夫子与蓝调的婚礼，象征着生怪胎。她干脆藏在人后，而我置身于人群中，虽然跟着手舞足蹈心里却觉得疲劳。我是老了还是太中国了？还是在英国待得太英国了？其实这三个是一码事，特中国或特英国都象征着老。

听见音乐就又跳又喊，在中国象征着神经病，在英国象征着美国式的没教养。两者都会使众人瞠目结舌。而我是从中国到了英国，神经病加没教养都曾染指。久而久之地改造自己，也就忘了什么叫忘乎所以。这儿的观众就是忘乎所以。他们唱得叫得比台上的演员还欢。幕间休息时，干脆来了舞蹈比赛，一个跳完了另一个接着跳，观众席的东头儿跳完西头儿又有人站起来和东头儿的“碴”。全场不停地欢呼。警察过来干涉，

一干涉也跟着跳起来。黑人的抱团儿从他们的舞蹈中显出来，他们用身体征服世界。

后半场的演出，包比·布朗（Bobby Brown）不停地向观众亮他的屁股。他一亮，台上就叫，尤其是女人们。包比·布朗还爱喊“耶——”。他一喊“耶——”，台下就跟着叫“耶——”。我可能是全场惟一没跟着叫的，看着他的屁股无动于衷，听着他的叫喊觉得单调。是不是老？还是太中国？

5月21日

星期日，所有的人都去教堂，丹也请我去教堂听他们唱福音歌（Gospel）。合唱队有20人左右，每人手里拿着打击乐，另有一个管风琴手和一个鼓手伴奏，牧师开始演讲圣经时，边说边唱，圣经变成了蓝调。那旋律上下环绕，快慢相兼，上帝变得有血有肉，信仰在扭动中壮大。当牧师的演讲到了一个小高潮时，突然合唱队开始唱福音歌，全场人跟着音乐扭动。哪怕在宗教音乐中他们也会放松自己，而没让基督耶稣把他们的天性改变。这就是种族的气质，走到哪儿也改不了。非洲人到了美国，拿着白人给他们的乐谱乐器，唱出来的也远不是巴赫（Bach），而是蓝调、爵士（Jazz）、福音歌。不禁想起，在中国最能唱跳的民族是那些我们汉人称为的“少数民族”。他们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跳到哪儿，而汉人把唱歌跳舞的事全当成演员的专职了，在日常生活中就完全对自己的身体没感觉。有次我去北京一个大学演讲，一个19岁的学生告诉我，他这辈子惟一的感情体现是皱眉头。我们的文化使我们闭嘴，张开嘴时要先看看四周，等看完四周又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我们习惯了抑制瞬间的热情，习惯了“三思而行”。就好比现在，大家都在音乐中如醉如痴，而我却在苦想这音乐的意义。我忘了胳膊和腿，只是“三思”。等我想到“而行”时，又发现教堂

里其实热得很。我热得受不了，就离开了教堂。大家都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麻木不仁。

我也讨厌自己。

5月23日

丹带我去见“妈妈柔丝”。妈妈柔丝早年跟一个音乐家结了婚，生了一家子音乐家。我们去她家时见到她的一个儿子，菲尼斯·纽本。菲尼斯是个有名的爵士钢琴家，现在老了又生病，就回到他妈妈家休养。他又咳又喘，卧床不起。丹告诉我我是专门到曼菲斯来学蓝调的，我们将一起录音。问他要不要参加？他没表示意见，只是慢慢站起来，走到钢琴旁坐下开始弹琴。他边弹边唱居然也不咳了。最后一个曲子他弹的是首爱情歌，结束在一句浪漫的情话和一连串的浪漫的和声连接中。他看着我，手停在键盘上。这是很多黑人音乐家的演奏方式，他看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女人，而是一个女人的抽象概念，女人这个概念使他们出灵感和活下去。所以菲尼斯看着我唱情歌的时候并不是对着我唱的。但对着我这么个陌生的东方女人唱歌使他忘了病痛。等他唱完，弹完了，他又马上开始咳，但是还是说要参加我们的录音。

晚上去看一个关于奥特次·瑞丁（Otis redding）的戏。这戏是在城里的一个大旅馆里演的。这个旅馆以前不许黑人演的。所以当黑人们在这个旅馆里演他们自己的戏时，这事就显得格外隆重。所有黑人都穿着盛装。观众里只有一个白人是个从英国 BBC 来的。再就是我这个黄人。看完戏，我们走出剧场，在电梯上，碰到一个白人女孩儿，她看着我和那个 BBC 英国人，问我们到曼菲斯来干什么？我们说来听蓝调，她大声说：“我们有艾维斯·普莱斯里（Elvis presley）”。说时眼睛里充满对丹的挑衅。丹没说一句话。曼菲斯的黑人与白人还是生

活在两个世界里。

丹的一个朋友开车送我回旅馆去。在车上，他说：“我觉得对不起你。”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来了一趟曼菲斯，应该享受到好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好时候。”我说：“谢谢，我觉得我过得不错，又看戏，又吃好饭，又跳舞。这不是过了好时候了么？”他说：“这不是。我要给你好时候。”我说：“你给过了，还不够么？”他说：“你不懂我的意思。我是要给你个好时候。我要让你记住曼菲斯，以后还要回来。”“我会再回来，我会记住曼菲斯的。”“你应该有好时候，我要给你，你不懂。”他看起来挺委屈。

到了旅馆，他说要到我房间里和我谈谈，我们就进了我房间。他坐在房间那头儿，我坐在房间这头儿，他说：“你不懂我的意思，我要给你个好时候，就是要和你做爱。”我说：“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我干不了。”“干嘛要知道？不需要。重要的是，你是个漂亮的女人，我要给你个好时候。我要让你记住曼菲斯，我喜欢漂亮女人。”“我有男朋友。”他哈哈大笑：“你的男朋友又不在这儿。他现在没用，你能为了男朋友放弃性生活？”他看起来特别诧异。“你结婚了么？”我问。他说：“当然。我每天早上跟我老婆说再见，然后在白天和我的女朋友过好时候，到了晚上再回到老婆那儿去。”他看起来放松又自信，一点儿也不内疚，还透着点儿高雅。我说：“我可不行。咱们不一样，你看，我是中国人。”到了关键时刻我就说我是中国人。说自己是中国人象征着天生被骗了似的，马上没人找麻烦。他只是在告别时在我腮帮子上蹭了一下。

5月24日

头一天在旅馆公共电话处碰见的那个叫何伯特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病了，需要钱买药。他先是问我要不要一个长

途电话手册，他说他可以给我一本，然后他就说他需要 20 块美金买药。我一边觉得他是用长途电话本讹诈外加用生病欺骗，一边又觉得应该治病救人。于是下楼去换钱。换钱时我问旅馆老板这事他怎么想。他看着我像看一个笨蛋，但他没说话。我抖着两腿去了何伯特的房间，他的房门是半开着，我敲了敲门，他说：“进来。”我进去了，他背冲着我，光着脊梁，正欣赏他的肌肉。我说：“你要的钱在这儿。”他转过身，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小瓶子，里面是白色药面儿，他说：“这就是我需要的药，我需要很多。”我一看就明白了，中国人的本性又出来了，心想这类人我最好躲着。于是毫无好奇心地赶紧说：“祝你早日康复。”说完赶紧逃走。

5 月 25 日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何伯特。他手里拿着钱买饮料，但完全没有还我的意思。他走到我吃饭的桌前坐下，说他要去伦敦了，等他到了伦敦会还我钱。我没说话，他见我不信，就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应该在伦敦看报纸，报纸上会登他的乐队演出的消息，等我在报纸上找到了他的乐队的消息我应该去看他们的演出，到那时他会还我那 20 美金！我说那钱我送他了。心里只希望他早点儿离开旅馆。

白天的曼菲斯充满睡意，下午丹和他的朋友凯文开车来接我。凯文是菲尼斯的弟弟，一个有名的吉他手，年轻时和很多音乐高手合作，现在在曼菲斯大学教吉他。年轻时他吸毒成瘾，他的漂亮妻子就因吸毒过多而死。他现在戒了毒，信了佛教，喜欢《西游记》。

我钻进汽车，凯文说：“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我问什么梦？他说：“一个湿梦。”边说边调皮地看着我。我问什么叫湿梦？他说：“到处都是水。”我说：“噢。”他笑着说：“这说明

我需要女人。”我心想，又是这个。嘴里却假装听不懂地说：“真的？”

我们去低音吉他手家排练，天热得要死，屋里没有空调。到处是土，一个老钢琴，几件老乐器，一个老沙发，一张老地毯，几张老照片，全罩着土。一个帮着呼吸的管子从低音吉他手的脖子里伸出来。所以每次他呼吸时，随着沙沙的响声，他嗓子里的痰的气息和胃里的气息就都从这管子里冒出来。伟大的医学！

低音吉他手不停地给我讲解什么叫蓝调。什么叫蓝调，我越来越糊涂。他们几个退休的老音乐家，在这座充满热气、灰尘、人体气息和历史的旧房子里出着汗，摸索着琴弦，摸索着我给他们的旋律，在陌生的旋律里找他们自己的声音。而我在哪儿？

热啊，我昏昏欲睡。

5月26日

丹打电话来，说菲尼斯死了。我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今天乌云压顶，眼看着要刮风。

5月27日

因为菲尼斯的死，排练停止了。我在旅馆里昏睡。正睡着，听见门响。我问是谁？没人回答。我起身到门前，见门开了。这是扇通向另一房间的门，打开这扇门，还有一扇门是属于另一房间的，那扇门也开了。我问：“谁在那儿？”没人回答。我干脆过去到另一个房间看看，那房间没人。我回到我房间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来了，没找到任何人的痕迹，却发现我这边的门是刚被撬开的。旅馆让我马上换房间。

5月31日

半夜时我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说：“喂？”那边说：“耶。”我问：“谁呀？”那边说：“我是吉姆。”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耶。”声音低沉。我没说话。他说：“我在楼下等你。我想你。”我马上挂了电话，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说，这回他们不来了，要等着真出事才来。我用所有能挪动的东西把门顶上，把我的旅行用的小刀小剪子都拿出来放在床头，心想，谁要是这会儿进来，我就敢杀人了。

6月1日

我一夜没睡，直等到太阳出来才敢闭眼。到了晚上，维吉尼亚带了一个她的朋友来找我玩儿，他们约我去跳舞。我虽喜欢跳舞，但经过这一夜的虚惊，是什么心情都没有。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那小伙子就问：“你对我们黑男人的生殖器感兴趣么？”我立刻又受惊，马上驳回一个“不”字。自从来到曼菲斯，什么事都跟生殖器有关。我说完“不”，他还不打住，又说：“……这么长。”他边说边用两手比划。好像见我受惊挺好玩儿似的。我干脆把他推出门外，他们大笑着走了。对他们来说，我可能是一节干木柴。

6月2日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出去了。我要发疯。我不要见任何人。

白天的曼菲斯充满睡意。到了晚上大家就精神头儿全来了。人人穿戴鲜艳，到舞场、到酒吧、到旅馆去找刺激。尤其是女人们，两眼放着光，浑身冒着性感。而我，在深夜里，躺在床上看着所有出来活动的虫子。一只潮虫，正在我顶头的天花板上爬，我看着它想，你可千万别掉下来！正想着，它就掉